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项目（批准号：09@ZH011）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批准号：09JZD0005）

总主编 詹石窗

百年道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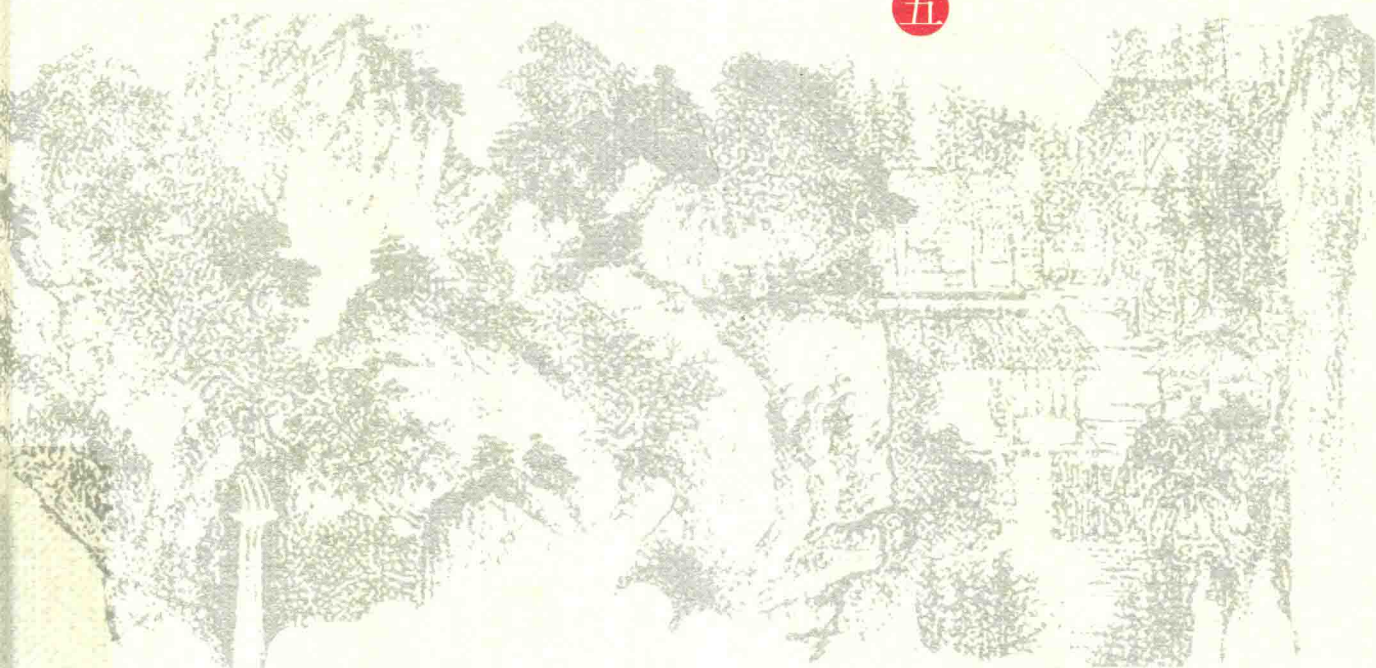
精华集成

第一辑

历史脉络

卷五

上海图书馆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总主编
詹石窗

百年道学 精华集成

第一辑

历史脉络

卷五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项目（批准号：09@ZH011）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批准号：09JZD0005）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重大项目
四川大学老子研究院重大项目
厦门大学道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重大项目
中国福清石竹山道院文化建设重大项目

上海图书馆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道学精华集成. 第一辑, 历史脉络: 共6卷 /
詹石窗总主编. ——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7

ISBN 978-7-5439-7222-3

I. ①百… II. ①詹… III. ①道教—文集 IV.
①B95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70752 号

选题策划: 张 树

责任编辑: 张 树 苏密娅 杨怡君

《百年道学精华集成》第一辑《历史脉络》

詹石窗 总主编

*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南方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9mm × 1194mm 1/16 印张 190.25 字数 3805000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9-7222-3

定价: 4620.00 元(全 6 册)

[http:// www. sstlp. com](http://www.sstlp.com)

百年道学精華集成

第一辑

历史脉络

卷五

分辑主编◎郭武

编校◎王家强

田茂泉

白嫻棠

刘莉

刘陶

徐菲

赖全



《历史脉络》卷五·隋唐五代道教/宋辽金元道教

目 录

隋唐五代道教

试论唐代的道教	李斌城(3)
道史小考二则	丁培仁(13)
唐玄宗与茅山道	汪桂平(20)
唐代扬州的道教	李廷先(28)
论唐代道教对唐代文化的影响	贾剑秋(36)
唐代女冠述略	尹志华(44)
S. 2729 背《悬象占》与蕃占时期的敦煌道教	刘永明(48)
唐初三帝的三教共存与道先佛后政策	
——唐代三教并行政策形成的第一阶段	寇养厚(55)
从刘禹锡诗看中唐道教的升降变迁	张思齐(67)
论唐代道教的管理体制	王永平(75)
唐代公主入道现象探析	邹流芳(82)
汉唐时期疟病与疟鬼	范家伟(86)
唐代道教教育管理制度	李永贤(106)
王屋山道教与司马承祯	胡孚琛 李善文(115)
李白学道洛阳嵩山考	赵荣珦(119)
唐五代时期道教在朝鲜的传播	张泽洪(126)
论杜甫对道教的态度	李乃龙(135)
唐代女性道教情怀的成因初探	田晓膺(142)
汉唐皇权与道家方士	
——阅读陈垣教授编纂《道家金石略》的札记	韦庆远(146)
唐代置观制度述略	林西朗(161)
隋炀帝与道教	李 刚(167)

唐代的城隍神信仰与唐中后期南方城市的发展	王 涛(176)
试论中唐的道教批判运动	谢思炜(182)
从文物资料管窥唐代河东地区道教的发展	邹冬珍 卫文革(187)
唐代道教祥瑞神话故事的政治主题	谭 敏(194)
王闽的宗教政策与政教关系	何灿浩(200)
道教与五代吴越国历史	曾国富(206)
隋唐“孝道”散论	郭 武(215)

宋辽金元道教

长春道教源流(节录)	陈教友(229)
金代道教试论	张荣铮(233)
元代江南道教	陈 兵(243)
辽代的李弘起义与道教	王 卡(258)
从考古材料看道教在辽地的流传	邢 康(262)
宋代佛道问题的综合考察	潘桂明(267)
元代武当道教	杨立志(275)
北宋道教发展概论	赵泽光(285)
辽上京的道士与辽朝的道教	舒 焚(291)
权力与信仰简单结合的悲剧 ——漫谈宋徽宗“崇道”	卢国龙(298)
宋元明皇室崇信真武缘由刍议	曾召南(302)
宋代道冠紫衣、师号制度	唐代剑(308)
元朝政府管理全真道宫观的机构和职权	程 越(318)
略论宋元新道教的主要特征	黄小石(326)
元代前期统治者崇道政策初探	卿希泰(333)
试论道教在西夏的地位和影响	韩小忙(344)
宋代对道教的管理	石 涛(350)
朱熹与道教、武夷山的情结	陈利华(363)
也说苏东坡与罗浮山	梁大和(366)
略论金元之际全真道的社会影响	高良荃(371)
略论欧阳修对道教的排拒和对老庄思想的吸收	洪本健(378)
试论元代道教史籍 ——兼论道教史家和道教史学	刘永海(383)
宋代城隍神赐额封爵考释	王 颀 宋永志(392)



南宋杭州的开封宫观

- 宗教文化转移之实例研究 段玉明(398)
- 传说与事实之间:道教与宋代社会的融和 游 彪(409)
- 宋代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 孙悟湖(421)
- 宋代江西道教发展状况 刘锡涛(431)
- 全真道初传四川地区小考 郭 武(437)

百年道学精華集成

第一辑

历史脉络

卷五

隋唐五代道教 宋辽金元道教



隋唐五代道教

试论唐代的道教^{*}

李斌城^{**}

道教，是从我国古代巫术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宗教。它始于后汉，魏晋南北朝时正式形成。这个宗教在唐代获得长足发展，开元末、天宝年间尤为兴盛。本文试图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宗教的光辉论述，对唐代的道教作一初步分析，着重说明道教与唐代封建政权的关系、它在维护地主阶级统治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及其与当时社会阶级斗争的联系。

唐代道教的兴衰

唐高祖李渊，是非常尊崇道教的皇帝。他以道教教主太上老君为祖先，优礼道徒，封官赐物，置观度人，规定道教在儒家和释氏之上，制定了有唐一代奉为家教的崇道政策。

贞观年间，为了扭转社会上崇奉佛教、轻视道教的风气，使“尊祖之风贻诸万叶”^①，唐太宗下诏规定道士女冠位在僧尼之前。

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封太上老君为玄元皇帝，道士女冠隶宗正寺，位在亲王之次。唐代的宗正寺，是管理皇族的机构。唐王朝将道流直属它，除把李唐与太上老君的家族关系巩固下来外，也使道教身价倍增。

武则天以周代唐，无法自称太上老君的后裔，有人还诈称传玄元皇帝“国家祚永而享太平，不宜有所僭也”^②的真诰，反对她临朝称制。与此相反，佛教徒却不遗余力地为她上台大造神话舆论。武则天遂毅然改变唐初以来崇道政策，摘掉太上老君的玄元皇帝金冠，仍称老君。罢举人习《老子》，大力扶植佛教。当然，武则天对道教也不是一味排斥。在她看来，“佛道二教，同归于善”^③，对她都有用处。因此，这位女皇也搞过一些优礼道流、求仙炼丹之类的活动。

唐代的道教，在唐玄宗开元末年以后发展得最为兴盛。

^{*} 本文原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6期，第30-39页。

^{**} 李斌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① 《令道士在僧前诏》，载于《大正藏》卷五十二《史传部》。

② 《历代崇道记》，载于《道藏洞玄部·记传类》。

③ 《条流佛道二教制》，载于《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一十三。

唐玄宗认为,《道德经》“可以理国,可以保身”^①,治国之方,莫如道教,被人称为“以道理国”^②的皇帝。在藩邸时,即留意道要。执政后,自称刻意真经,虔诚至道,崇重祠醮,日夜斋心谒老子近三十年。从开元末年起,唐玄宗的崇道行为,简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开元末年,唐玄宗已由前期比较有作为的皇帝,逐渐变成了专门讲求享乐的昏君。人间的穷奢极侈,已无法填满他那贪得无厌的欲望。而道教宣扬的所谓长生不老、白日飞升的极乐神仙思想,特别合他的口味。

道士们看见唐玄宗喜欢神仙符箓,遂投其所好。不少头戴黄冠的骗子,自称千百岁的活神仙,在宫廷里为他活灵活现地吹嘘什么延年益寿之方、炼丹合药之术,市恩求宠。如张果,说他唐尧时官至侍中。据说他给唐玄宗表演了许多神秘莫测的法术。这个昏君在惊叹之余,竟要替红颜公主召白发骗子张果为驸马。

另外一些人,也觉得这是投机进身的终南捷径,不断地向朝廷报告梦见或看见玄元皇帝现形的“祥瑞”。尤其是一个小京官,说他看见玄元皇帝于丹凤门空中告以灵符,被唐玄宗渲染成“震动京邑”^③的大事,在他获得五品大官的重酬后,社会上争言“祥瑞”的风气更加盛行。同时,什么蒲州偃月罄、汝州玉瑛、衢州瑞鱼之类的吉兆,相继献到御案上。唐玄宗本人也不止一次地梦见或看见了他的老祖宗。在这种情况下,他更加相信神仙符箓,扶植道教的劲头更足了。

首先,他把玄元皇帝的声望进一步拔高,唐玄宗多次亲至玄元皇帝庙谒拜,上“大圣祖”等尊号。尊玄元皇帝之父为先天太皇,母为先天太后。西京的玄元皇帝庙改称太清宫(即至高无上的仙人的神庙),东京的改称太微宫,天下诸郡的,则改称紫微宫。以后朝廷一切郊祀,必先朝太清宫。唐玄宗以玄元皇帝经常显现,规定行“事生之礼”^④,如宫阙之制,亲制霓裳羽衣曲、紫微八卦舞等以为荐献。令文宣王和南华、通元、冲虚、洞灵四真人列侍玄元皇帝石像左右。在太微宫,还有“五圣联龙袞,千官列雁行”^⑤的陪祀壁画。

其次,唐玄宗通过一系列行政措施,提高道教的社会地位。他赠庄子号南华真人,所著书为《南华真经》。文子号通玄真人,所著书为《通玄真经》。列子号冲虚真人,所著书为《冲虚真经》。庚桑子号洞灵真人,所著书为《洞灵真经》。典籍中犹称玄元皇帝和南华等真人旧号者,一律改正。编录经义时,《道德经》列为诸经之首;南华等经,不入子书。国家制命表疏簿书,所试制策文章,一事以上,凡语指道教之词,必须半阙。设置崇玄学和玄学博士,令习老、庄、列、文。每年贡举,量减《尚书》《论语》一、二道策,加试《老子》,准明经例考试内外官。诏求明老、庄、列、文四学者。允许自荐,经长官考试申送,唐玄宗亲自策试道举。

第三,健全管理制度。唐初沿用隋代管理办法,道士女冠由崇玄署掌握。开元二十五年(737),仍隶宗正寺。天宝元年(742),两京置博士、助教各一员,学生百人。次年,道士女

① 唐玄宗:《策道德经及文列庄子问》,载于《全唐文》卷四十。

② 《贺神兵助取石堡城表》,载于《王右丞集》卷十六。

③ 《历代崇道记》,《正统道藏》本。

④ 《唐会要》卷五十。

⑤ 杜甫:《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载于《全唐诗》卷二百二十四。所谓“五圣”,系指唐高祖、太宗、高宗、中宗和睿宗。

冠改隶司封，停崇玄署。改崇玄学为崇玄馆，博士为学士，助教为直学士，设大学士一名，以宰相兼职，领两京玄元宫及道院。改天下崇玄学名通道学，博士名道德博士，旋罢。八载（749），司封奏，道士籍每载一度，永为恒式。天宝前后，停京都检校道门威仪^①。

第四，搜集整理道经。早在先天元年（712），唐玄宗就诏京都名道士和两宫学士，将现有数千卷道经，“讨论义理，寻绎冲微”^②，纂成《一切道经音义》一百四十卷。后又遣求道使，到各地搜访亡经逸籍，将唐以前经籍勘定成道藏，名曰《三洞琼纲》，三千七百四十四卷^③，命崇玄馆缮写，分送诸道采访使，转写持诵，以扩大道教的影响。

第五，在全国大力提倡道教。唐玄宗在诸州道观画所梦玄元皇帝像，立御书玄元皇帝赞碑。令每一斋日转读经典，“惩恶劝善”，颁亲注老子《义疏》于天下，命全国士庶家藏一本，鼓励习读，使知道要。

第六，颁布各种崇道规定。每年正月、七月、十月、元月，全国禁断屠宰。每月十斋日和间阎私社，不得杀生。玄元皇帝降生日设斋祭祀。封后汉张道陵为太师，梁陶弘景为太保，其洞宫山各置坛祠宇，度道士五人，取近山三十户，各地自古以来所谓得道升仙之处，各度二人（灵迹尤著者度三人），茅山紫阳观，取侧近二百户，太平、崇元二观各一百户，蠲免租税差科，长充修葺洒扫。天下灵山仙迹，禁止樵采、弋猎。吃荤血者不得入茅山。

此外，唐玄宗还炼药嵩山，立坛宫中，亲受法箓，教道士学步虚声韵。王公贵族对他的崇奉道教，“表贺无虚月。李林甫等皆请舍宅为观，以祝圣寿”^④。为唐玄宗在各地寻访神仙异人，纠合一些道士者流，多次联名上表，给他戴上“应道”“证道”皇帝的桂冠。

唐玄宗如此狂热地崇奉道教，但是，那个被道教徒吹嘘得神圣无比的“大圣祖”，不仅没有帮助他这个“曾孙”理好国，没有使他在霓裳羽衣曲的陶醉中，成为活神仙，而且就在玄元皇帝于紫云中，向唐玄宗遥致“国祚延昌”^⑤的祝福时，酝酿已久的一场政治大危机——安史之乱，在次年突然爆发了。这个妄想用超现实的虚幻神力，实现现实侈望的昏君，在惊心动魄的渔阳鼙鼓声中，差一点把李唐的江山和自己的老命也丢了。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狼狈逃窜四川后，唐玄宗在蒙尘中仍不能忘怀他朝思暮想的仙山琼阁。据说，他刚入蜀，就看见“大圣祖”骑着白卫，在山岭示“收（安）禄山之兆”^⑥。唐玄宗如获至宝，欣喜礼谒。在嵩山、成都等地置观，幻想玄元皇帝替他平叛。

和一切剥削阶级一样，唐统治者既需要道教麻醉人民，也要用它来填补空虚的灵魂。在平叛中上台的唐肃宗，为了维护“大圣祖”的威望，满足自己对乘鸾玉液的艳羡，尽管他完全清楚安史之乱是如何平定的，但他不讲唐玄宗怎样佞道误国，反说这是“仰荷玄元之祐”^⑦，故意将靖乱之功，记在并不可靠的“大圣祖”的账上。

①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对道教的管理有所改变。贞元四年（788），崇玄馆罢大学士后，后置左、右街大功德使，东都功德使、修功德使。元和二年（807）道士女冠改隶左、右街功德使。会昌二年（842），太清宫设玄元馆，置学士，六年废。

② 唐玄宗：《一切道经音义序》，载于《全唐文》卷四十一。

③ 《文献通考》卷二百二十四。关于《三洞琼纲》卷数，诸书所载不一，请参阅陈国符：《道藏源流考》，第120-121页。

④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唐玄宗天宝九载十月。

⑤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唐玄宗天宝十三载正月。

⑥ 《历代崇道记》，《正统道藏》本。

⑦ 唐肃宗：《答李含光敕》，载于《全唐文》卷四十四。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一蹶不振。随着唐统治的日益衰落，靠它一手扶植起来的道教也由盛而衰。从唐肃宗至唐懿宗，在长达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虽然历朝皇帝念念不忘“大圣祖”，给一些道教头面人物封官赐爵，置吏铸印，修观起宇，馈赠财帛，新度侍者，颁布降圣节、禁断屠钓等崇道规定，乃至延入宫闱侍奉，特别是非常好道的唐宪宗和唐武宗，在殿庭刻木作方丈、蓬莱、瀛洲三神山，修金碧辉煌的望仙台榭，访九转金丹^①，亲受法箓，但是，经过近八年的战乱，“正教凌迟，两京秘藏，多遇焚烧”^②，宫观荒废，昔日禁断百姓樵采弋猎的圣旨已成一纸空文。许多所谓洞天灵宅，均被邻近百姓“侵占转深，采伐山林，妄称久业”^③，道士向朝廷吁请重申旧旨，护持教门，而内外交困的唐朝皇帝，江山难保，对道教的照顾自然有限。因此，元和、会昌年间的一些起色，只是短暂现象，它终究无法使这个宗教重现开元天宝时代的兴盛。

道教在晚唐僖宗时，又曾喧闹过一阵。

那时，在唐后期阶级矛盾尖锐化的基础上，爆发了以黄巢大起义为中心的唐末农民战争。在这场关系到唐王朝生死存亡的大搏斗中，唐统治者于诉诸武力的同时，还使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工具，帮助他们扑灭革命烈火。

在唐统治者看来，道教的创立者——太上老君，不仅帮助李渊缔造了唐朝，而且在尔后的二百多年里，“每逢多难，皆在殊祥”，以“福荫皇基”^④，冥助他的子孙，挫败了一次又一次的叛逆阴谋，镇压了庞勋等农民起义，击溃了吐蕃和南诏的入侵。李唐统治之所以屡次濒临危难而能逢凶化吉，宗祧不绝，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托这位“大圣祖”之福。值此农民革命烽火燃遍神州大地的危难之秋，战战兢兢的唐统治者，幻想再次倚仗他的冥助，挽狂澜于既倒。唐僖宗这时进行的大量崇道活动，就成了唐统治者为镇压唐末农民起义而进行的紧张的政治、军事活动的一个环节。可见，宗教的所谓福祐、灵验，本来是荒诞无稽的，但它却含蕴着何等鲜明的阶级性。

唐僖宗召道士赵希越入宫，征询镇压黄巢大起义、收复长安之计，并命他于内廷奏醮祈祷。多次派遣朝臣和道士在蜀中道教名山，修灵宝道场，设周天大醮，神灯千余，辉灼山林，“犹资道力，俾殄巢巢”（所谓“巢巢”，是唐王朝对黄巢的诬蔑称呼）^⑤。据说，元中观的“大圣祖”果然示以“太上平中和灾”^⑥（意为太上老君为唐统治者镇压黄巢起义）的古字祓符。僖宗喜出望外。大宦官田令孜、宰相郑畋率群臣上表祝贺“将歼大‘盗’之兵戈，水耀中兴之事”^⑦，诏付史馆。模拟古字祓符，遍告诸道，飞报军前，为其官兵打气^⑧。僖宗赐元中观名青

① 九转金丹，是道家讲的一种“仙丹”。最早见于东晋葛洪的《抱朴子》一书。所谓金丹，是由一些矿石粉末，与丹砂（硫化汞）混合烧炼而成的药物。所谓转，则是烧炼所引起的变化。烧炼时间越久，转数越多，药力越足，成仙也越快。金丹因转不同效果相异：“一转之丹服之三年得仙，二转之丹服之二年得仙，三转之丹服之一年得仙，四转之丹服之半年得仙，五转之丹服之百日得仙，六转之丹服之四十日得仙，七转之丹服之三十日得仙，八转之丹服之十日得仙，九转之丹服之三日得仙。”

② 杜光庭：《无上黄箓大斋后述》，载于《全唐文》卷九百四十四。

③ 《茅山志》卷之二《大和禁山敕牒》，载于《道藏·洞真部·记传类》。

④ 《历代崇道记》，《正统道藏》本。

⑤ 杜光庭：《皇帝为老君修黄箓斋词》，载于《全唐文》卷九百三十六。

⑥ 杜光庭：《道教灵验记》，载于《道藏·洞玄部·记传类》。

⑦ 《历代崇道记》，《正统道藏》本。

⑧ 《道教灵验记》，《正统道藏》本。此外，唐统治者利用道教镇压黄巢大起义的事例还有：郑畋在《檄黄巢书》中，在武力恫吓黄巢的同时，曾引《道德经》上的“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之言，说什么天地都不能长久，何况人呢？企图用这种虚无伤感的颓废思想腐蚀黄巢，促其向唐王朝屈膝投降。

羊宫，大加修葺，替它赎回宫侧两顷地，亲至该宫奖赏祭祀有“功”者。他还命诸道长吏照样缮修紫极宫，大搞祭醮，表彰精修宫观的官员和道士，为尽快镇压黄巢大起义鼓噪。唐朝末年的道教，就是在这样腥风血雨的背景下，从唐中期以来的长期衰落里“中兴”了。但是，既然“任何宗教教义都不足以支持一个摇摇欲坠的社会”^①，那么，太上老君的《道德经》，当然也无法挽救李唐统治的厄运。在黄巢大起义的狂飚震撼下，唐王朝只剩下一副躯壳，所谓“中兴”，也不过是暮霭沉沉中的回光返照而已。

黄巢大起义失败后，唐王朝更加衰微。在旧有的和新崛起的藩镇卵翼下苟延残喘的唐统治者，依然死守崇道的遗风，不忘乞求“大圣祖”庇祐他们这些残存的末代“神孙”。有的朝臣也有类似幻想。唐昭宗时，宰相陆希声说，《道德经》是老子在西周末年，据三皇之质以治乱世的作品。用它驾驭今天，大治天下易如反掌。唐王朝很想修复七零八落的宫观灵迹，重振道教，无奈力不从心。尽管有唐末五代时最有名望的道士杜光庭，于漂寓成都的羁旅中，不避艰险地搜访逸经亡文，以与“（白）乐天齐肩”^②的天才，绞尽脑汁地炮制大量道书，极力扩张道教影响，终因屡阻兵锋，成效了了，无法遏止唐王朝及其附庸——道教的继续衰落。

唐代道教兴盛的原因

唐代道教为什么格外兴盛？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说：“我们不是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现实的犹太人里去寻找犹太教的秘密。”^③这就是说，要弄清唐代道教格外兴盛的问题，不是到道教里去寻找答案，而是到唐代社会阶级斗争的史实中去揭开它的真相。从马克思的这一指示出发，我们认为，唐代道教格外兴盛，主要是由于唐统治者的大力扶植。

唐统治者大力扶植道教的原因如下。

第一，道教徒曾向李渊父子密告灭隋立唐符命。

在波澜壮阔的隋末农民大起义中，一些道士眼看隋王朝即将覆亡，躲进山林避难。另一些道士，则认为天道将改，是兴盛道教的大好时光。他们抛开旧主子，或走出岩穴，在逐鹿中原的群雄中，选择新靠山。

有的道士向王世充献媚，说他“当代隋为天子”^④。更多的道士，则认为李渊父子会得天下，趋之若鹜，为他们削平群雄、镇压农民大起义效劳。如著名道士焦子顺、张宾，伙同一名布衣对李渊说：“公当为天子。”^⑤另一著名道士王远知，也向李渊“密告符命”，而当李世民私访他时，又恭维李是“圣人”，请“方作太平天子”的这位秦王“自爱”^⑥。钻进秦王幕府的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2页。

② 《鉴诫录》卷五《高尚士》。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一，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46页。

④ 《隋书》卷八十五《王（世）充传》。

⑤ 《隋书》卷七十八《来和传》。

⑥ 《云笈七籤》卷五《唐茅山升真王（远知）先生》。

道士薛颐，同样诡称李世民“当有天下，愿王自爱”^①。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凡是改朝换代之君，几乎都将自己打扮成“受命于天”的所谓真龙天子。他们常常自己，或者指使某些人伪造“祥瑞”，或者由某些趋炎附势的僧道者流，预言受命之符，证明自己南面登基的“合理性”，以维护他们在统治阶级内部的地位，镇压劳动人民的反抗。上述道士们的行为，恰好投合正在紧张地争夺皇冠的李渊父子的政治需要，因此，他们对道士及其宗教，颇有好感。李渊授王远知朝散大夫，赐紫霞帔、侍者和道观，李世民又追加银青光禄大夫。其他道士也都封官赏物，褒扬他们的“济国之功”^②。

第二，唐统治者与太上老君联亲，利用道教进一步神化自己的统治。

据道教徒记载，早在隋炀帝大业末年，李渊就从神人获悉太上老君的暗示：“必得天下。”^③ 晋阳起兵后，楼观道士歧晖，说李渊是太上老君的子孙，将要治世，道教靠他大兴。拿出观中全部资粮，响应李渊起兵的平阳公主军。李渊至蒲津关，他改名歧平定（李渊必能平定四海之意），派八十名道徒前往接应。李渊十分高兴。立即授歧平定金紫光禄大夫，道徒们“皆授银青（光禄大夫）”^④，赐名宗圣观，田二百顷，并许以得京城后再给重酬的允诺，下诏奖掖他们的“忠节”。武德三年（620），李渊亲至宗圣观，建醮祈福，向歧平定咨询早日削平群雄、镇压农民大起义之策。这个老谋深算的道士，乘机阿谀道：“陛下圣德感天，秦王谋无不胜，此乃上天所命，圣祖（指太上老君）垂祐，何寇孽不可诛也。”^⑤

同年，晋州人吉善行，说他在浮山县羊角山，看见一个白衣老人，叫他转告唐天子：我是你的祖宗太上老君，今年天下太平，“唐祚永兴”^⑥。

同时，邵州也献上太上老君嘱意的“天下安千万日”^⑦的石龟。

这一切，使李渊觉得与太上老君联亲，既可给自己的统治披上一件君权神授的漂亮外衣，又都姓李，假托十分方便。因此，他在羊角山修了一座兴唐观，立一尊彩饰的太上老君像，将这个教主认作老祖宗加以祠祀。并改浮山县为神山县，羊角山曰龙角山（李渊应当皇帝的“龙兴”之意）。在李渊装模作样地亲自跑到宗圣观，参拜太上老君后的下一年（武德八年，625），他在一次盛大的国学释奠典礼上，正式宣布道先、儒次、佛后的三教地位，崇道的宗教政策遂确立起来。

李渊以后的唐代历朝统治者，尽管由于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道、儒、佛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使他们对三者有厚薄之分，道、儒、佛的地位有高低之别，但是，除武则天外，他们都奉行李渊制定的崇道政策，声称“我国家系承混元”，以“神仙之苗裔”^⑧自居，极力扶植道教。道教徒则利用唐统治者的青睐，不遗余力地扩张势力。唐代的道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

①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一《薛颐传》。

② 《仙苑编珠》卷下，载于《道藏·洞玄部·记传类》。

③ 《历代崇道记》，《正统道藏》本。

④ 《仙苑编珠》卷下，《正统道藏》本。

⑤ 《道教灵验记》，《正统道藏》本。

⑥ 张仲虚：《上枯桧再生表》，载于《全唐文》卷九百二十八。

⑦ 《录异记》卷之五，载于《道藏·洞玄部·记传类》。

⑧ 《历代崇道记》，《正统道藏》本。

兴盛起来的。

第三，唐统治者大力扶植道教，再一原因是为了长生不老。

唐代的皇帝，因服饵仙丹中毒而死的很多。唐宪宗以道士柳泌为台州刺史，让他利用职权之便合药。大臣用秦皇、汉武帝受骗，唐太宗吃天竺僧的药丧命的事例谏阻。他不听。结果吃了金丹暴死。唐穆宗在诛柳泌的诏书中，斥他的合药为“人神所宜共弃”^①，似乎接受了教训。哪知不久，他也吃起金丹来了。以一百个“（赵）归真亦不能相惑”^②自诩的唐武宗，还是仰他的仙药，遍体生疮，髭发俱脱而卒。而声称常以秦皇、汉武帝为方士所骗为诫的唐宣宗，一面杖杀赵归真，一面又禁不住长生久视之道的引诱，迎道士轩辕集入宫，请刘玄静受法箓，仍然死于长生药。他们就是这样一些明明知道金丹玉液无效，却一再重蹈覆辙的蠢人。

在唐代，统治阶级中的许多人，从公主嫔妃、文官武将、地主商人，到士大夫，都十分热衷炼丹合药，羽化登仙。他们与道教徒打得火热，诗赋唱酬^③，探询道要，请受法箓，舍庄宅为观宇，甚至有将乌纱、汤沐易为黄冠者^④。他们尊崇道教，有的出于逢迎皇帝，有的为了升官发财，有的羡慕逍遥自在的神仙生活，有的则是仕途失意，企图在这个宗教里寻找精神寄托^⑤。有些人碰钉子后逐渐醒悟了。不少人却执迷不悟，看着别人毒死了，依然步其后尘的不胜枚举^⑥。

第四，唐统治者大力扶植道教，还为了免罪祈福。

根据道教宣扬的所谓灵验，不管人们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只要虔诚地修黄箓斋，马上就能消除一切罪孽。在《道教灵验记》中，就记载了不少犯有大斗进小斗出、投毒杀人和血腥镇压农民起义等罪恶的人，听从道士规劝，修黄箓斋，便一一超度亡魂，解除冤家，万事大吉了。书中还说什么，一些地主老财，由于平时朝夕供奉太上老君像，在黄巢攻占长安时，逃亡中仍不忘转经礼道，因而同行的人，房产毁于兵火，或被起义军俘、杀，他们却平安无事。因此，统治者将道教当作平时求仙养生之道，乱世避灾弭难护符。镇压唐中期哥舒晃造反的刽子手路嗣恭，屠杀黄巢大起义的郑畋、高骈，都是道教忠实信徒的重要原因，正在这里。

此外，唐代道教格外兴盛，与道教徒施展各种手腕，奔走权门，依附统治者，以博取他们的大力扶植，也有很大关系。

既然唐统治者需要道教，道教徒为了宣扬该教，光大门庭，过与世俗地主贵族相媲美的剥削生活，最好的途径是依附统治者，正如佛教“基本上是和封建主义联系着”^⑦一样。他们互

① 《旧唐书》卷十六《穆宗纪》。

② 《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纪》。

③ 仅与茅山道士诗赋唱酬者，就有李德裕、权德舆、王建、韩愈、李商隐、皮日休、陆龟蒙、杜荀鹤、张籍和刘长卿等达官名流二十余人，详见《茅山志》卷之二十八，载于《道藏·洞真部·记传类》。

④ 汤沐易为黄冠者，如（天宝三载十一月癸丑）“玉真公主先为女道士，让号及实封”（《旧唐书》卷九《玄宗纪》，可参阅《新唐书》卷八十三《玉真公主传》）。

⑤ 如唐以后成为道教崇拜之神的吕祖（即吕洞宾、吕纯阳），据道书记载，他家古代为官，本人在唐末因屡试科举不第，在长安的困境中，做了一枕黄粱梦，经神仙指点富贵烟云，感悟宦海不足恋，遂弃儒学道，成为著名的神仙（《古今图书集成》之《神异典·神仙部》卷二百四十六）。

⑥ 如唐德宗时，昭义军节度使李抱真，晚年好方士，求长生。他服道士炼的金丹，中毒几天不省人事。被救活后还说：“垂上仙何自弃也。”（《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二《李抱真传》）又贪婪地大吃金丹而死。

⑦ 毛泽东：《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见《毛泽东选集》卷五，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68页。

相勾结，彼此利用，高骈和吕用之的关系就是典型的一例。

高骈好神仙，道士吕用之用装神弄鬼、变化黄白的伎俩，骗取他的信任。如当他知道高骈与郑畋有矛盾，故意对高说，郑畋派来杀你的刺客今晚到。高骈大惧，向他求计。吕用之乘机荐举同伙张守一可以抵御。他们让高衣妇人服匿于别室。夜里，掷铜器于地，洒猪血在庭，伪装与刺客格斗之状。次晨，笑着对高说：险些落到敌人手里。高骈流泪感谢“更生之惠”^①，倚为左右手。吕用之进一步诡称神仙喜楼居绝俗。高骈悉去宾客，谢绝人事，僭住迎仙楼，日夜斋醮，炼丹合药。他常常披着羽服，骑在木刻的仙鹤上，仰望茫茫的苍天，幻想着有朝一日，突然飞来天使，在香花和悠扬的仙乐声中，驾鹤冲天，飞入极乐仙境。

吕用之将高骈骗入圈套后，又重贿权贵，猎取了岭南东道节度使的头衔，建牙开幕，出入导从近千人。侍妾百余，生活极端奢靡。高骈左右及文武将吏，凡是不趋附他的，就设法除掉。吕用之等一伙骗子，杀人夺财，抢掠妇女，被害者数百家，官民虽家居犹惶惶不可终日。

后来，高骈逐渐觉察吕用之等的奸佞，与部下密谋翦除。最后，求仙者和骗子手全被别人杀了，他们都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唐统治者对道教中不利他们的东西，则采取限制和严惩的方针。

在有唐一代大臣们历次抨击佛教规避赋役、蠹国害民时，往往将道教相提并论。朝廷沙汰僧尼，除“会昌法难”外，道流几乎遭到同样的厄运。朝廷关于禁止僧尼与百官往来，不得私自度人，修葺庙宇需经官府批准等规定，道教徒也必须恪守。唐王朝还规定道士不得妄称占筮，假说灾祥，讬言符咒，不利社稷，命有关部门严加访察。如贞观末年，因《三皇经》中有“凡诸侯有此文者，必为国王；大夫有此文者，为人父母；庶人有此文者，钱财自聚；妇人此文者，必为皇后”^②这样的话，唐太宗下诏除毁。对于“宿宵妖讹，亡命聚众，诱陷愚人”^③即利用道教发动群众造反者，进行残酷屠杀。在唐中期和唐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时，唐王朝都曾下过此类诏令。唐昭宗天复元年（901），道士杜从法领导昌、普、合三州人民起义，遭到数万官军镇压。

唐代的佛道之争

论述唐代道教，不能不讲讲佛道之争。

道教在唐统治者的大力扶植下，迅速发展、兴盛起来。但它只是唐统治者维护封建统治、麻醉人民反抗意志的工具之一。另外两个工具——佛教和儒学，特别是佛教，在唐代更加兴盛，其实力则远远超过道教。他们对道教徒所受特殊尊宠十分嫉妒，因此，三者尤其是佛、道之间的矛盾和斗争，非常激烈。

佛道之争由来已久，最早见于记载的，是西晋王浮作《老子化胡经》。此后历代均有二教

① 《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四，唐僖宗中和二年四月。

② 《法苑珠林》卷六十九《破邪篇·舍邪归正第六》。

③ 唐玄宗：《加应道尊号大赦文》，载于《全唐文》卷三十九。